

知不足齋

知不足齋鈔本

周人詩說卷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魯魯文王命聞不已雅

文王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顯辭昭見也其命維新乃新在文王也有周周也顯顯也顯光也不時也時是也陟降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魯魯勉也鄭箋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邕謚曰文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令善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備歌無止時也

墨子說周詩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



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歿，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明鬼篇。

大學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大學鄭注云：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孟子說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

以新子之國。滕文公篇。趙注云：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左氏說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

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

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

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

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杜注云：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

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偽。書曰：某人某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

并貶也。成爲正卿，漢致大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

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紹蘭案：經文書云：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事也。杜彼注云：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

自責而出會求財，義與此注同。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襄三十年

知不足齋

陳錫哉周

大雅文王毛傳云哉載鄭箋云哉始乃由能

左氏說齊惠樂高氏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

鮑惡陳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

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欲及子良醉故遂見

文子

鮑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

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欲以公遂

伐虎門

欲入公不聽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

無所往

四族樂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樂高

乎曰庸愈乎

罪惡不差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

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王黑齊大夫靈

姑鉞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戰于稷

稷祀后稷之處紹蘭案樂高敗

又敗諸莊

莊六軌之道案莊蓋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齊城樂施高彊來奔

高彊不書非卿案樂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蓋利生孽

蓋畜也孽

妖害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莒齊

邑桓子召子山

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

之衣履

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子商亦如之

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

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北有于亭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

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已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

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桓公是以

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昭十年

周語說厲王說榮夷公韋注云說好也為良夫曰為良夫周大夫為伯

也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

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

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

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也思文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

歌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陳布也錫賜也是不

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

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

附周者寡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

莒莒獻也紹蘭案詩陳錫載周內外傳並作載周毛公因

與傳合而杜注內傳引詩乃云周編誤矣周鄭箋云造始周國韋注云載成周道皆

本支百世大雅文王毛傳云本本宗也支支子也鄭箋云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

左氏說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

如是知不足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東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杜注云本末終始也。東節適也。譬之樹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莊六年。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毛傳云濟濟多威儀也。

左氏說宣公使求好于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杜注云在

宣十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

楚不聘。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

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

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

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閔民已責。

奔道逮鰥。施及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成二年。

荀子說。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

知慧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

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

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

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

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

知不足

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在以寧此之謂也君道篇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大雅文王毛傳云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鄭箋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

孔子說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語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禮緇衣鄭注云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大學說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鄭注云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大雅文王毛傳云麗數也盛德不可為眾也則

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也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鄭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

知不足齋

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

孟子說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離婁篇趙注云：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賜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敵。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大雅文王毛傳云：無念，念也。聿，述鄭箋云：王既述脩祖德。

左氏說：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杜注云：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

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也。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文二年。

左氏說：楚囊瓦為令尹。杜注云：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楚用子囊

郢城矣。今畏吳，沈尹戌曰：子常必止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復增脩以自固。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

四鄰。鄰國為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鄰之國。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晉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年。民弃其

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

知不足齋鈔本



其民人明其伍俟使民有部伍相為俟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

禮交接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彊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

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

以顯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

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而郢

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昭二十三年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毛傳云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

多福鄭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左氏說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

駸蔑惡杜注云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而

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素聞其賢

故聞其言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

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

之言人不可無能不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

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

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

知不足館鈔本

後於晉國乎。昭二十八年。

左氏說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

多福。杜注云。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

自為謀。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桓六年。

孟子說。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公孫丑篇。趙注云。般大也。孟子傷今

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游。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

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離婁篇。趙注云。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

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大雅文王

乙己上也。駿大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宜以殷王賢愚為鏡。

天之命不可改易。

大學說。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

知不足信本

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大學鄭注云師

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

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

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

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

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文王毛傳云載事鄭箋云天

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

中庸說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鄭

注鄭

云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

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者無知其臭氣

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毛傳云刑法孚信也鄭

而順

孔子說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禮緇衣鄭注云緇

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傲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粢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傲

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

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

有臭此其惡惡欲其死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

無不為信者也文王

大明之首章大雅小宛之二章小雅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小雅正月

知不足齋

左氏說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杜注云大明詩大雅首

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

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

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為王矣何如問將能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雖可不

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

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是彊而不

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令尹為王必求

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

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弑靈王傳昭元年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大雅大明毛傳云明明察也文王

天鄭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昭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

荀子說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楊注云以周密為成

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

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

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

言上幽而下險也詩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

子邇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

化也解蔽篇荀子說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

知是知不足

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元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元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正論篇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大雅大明毛傳云。回違也。鄭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

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左氏說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諂

杜注云。諂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大雅

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逸詩也言追監

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

止。昭二十六年。

孔子說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早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表記鄭注云。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大雅大明。毛傳云。言無敢懷貳心也。鄭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

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晉語說齊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

動。韋注云。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

患之。患。文公不克。有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

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堵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

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

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

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謂武王也。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

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唯重耳在。有晉

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天予不取。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晉字。大雅繇毛傳云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晉相字居也。鄭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說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晉字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篇趙注云詩大雅繇之

篇也。亶甫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翟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水滸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

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晉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

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繇毛傳云契開也。鄭箋云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龜人之從

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

左氏說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

焉。杜注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使大子絕絕者始發

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士吉射逆之趙

鞅禦之過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

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

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於是乎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

知不足

之卜戰龜集兆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

大雅言先人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語詢也故兆始納衛大夫詩

事後卜筮同可不須更哀二年

抹之隕隕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大雅絳毛傳云抹藁也

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鄭箋云抹摶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摶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

墨子說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氏

校注云說文撤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耕柱篇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大雅絳毛傳云肆故今也愠

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志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孟子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

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

王也盡心篇趙注云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為士者益多口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

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孟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絳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

絕愠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

畎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絳之卒章大雅角弓小雅節之卒章小雅甘棠召南

左氏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杜注云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

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

之季武子賦絳之卒章絳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絳絳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

子北輔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季武子拜



曰敢拜子之彌縫微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賦

節之卒章節小雅卒章取式說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

弓封厚也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

棠以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昭二年

芄芄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大雅棫樸毛傳云芄芄木

盛貌棫白桼也樸枹木也樵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趨也鄭箋云白

桼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

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

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

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適皆同于君之心者

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適于君

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

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芄

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

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晏子春秋

內篇問下第四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大雅棫樸毛傳云追琢也

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

知不足

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  
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  
我王謂文王也以罔罟喻  
為政張之為網理之為紀

荀子說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  
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

楊注云本而當為大

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

謂美其

有分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

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

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

之順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

求其觀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

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  
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疊疊我王網紀四  
方此之謂也富國篇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大雅旱麓毛傳云旱山名

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鄭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

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

其求祿亦得祿易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韋注云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錢

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賈侍中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質重也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

知不足齋鈔本

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久行。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孰耳。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之曾。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其欲。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

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

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灾。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

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

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夏書

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詩亦有之曰。瞻彼旱

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

鹿。榛。楷。濟。濟。詩大雅。早。鹿之首章也。早。山名。山足曰鹿。榛。似

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

知不足

其心樂易。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也。謂無山林衡虞之政，民力彫盡，田

疇荒蕪，資用乏匱。穀地為田，麻地為疇。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

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斂而鑄大也。猶塞川原

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污。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

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

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

鑄大錢。周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大雅旱麓，毛傳云：言上下察也。鄭箋云：鳶，鷂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

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孔子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注云：素，讀如

之僚，僚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君子遵道而行，半塗

俛，謂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君子遵道而行，半塗

而廢，吾弗能已矣。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之隱行。君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君子之

道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

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之極也。聖天地之大也。人猶

有所憾。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故君子語大，天下

知不足，信有餘。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

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也。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中庸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大雅早麓鄭箋云。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左氏說晉欒書侵蔡。杜注云。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

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負時。晉侵沈獲沈之楫初從知范韓也。繞負

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君子曰

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

詩大雅言文王能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成八年遠用善人不語助。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大雅早麓鄭箋云。勞來猶言佑助。

左氏說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杜注云。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

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

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

舅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

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

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

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

知足知不足。管

知足知不足。管

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僖十二年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大雅旱麓毛傳云莫莫施

貌鄭箋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孔子說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

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

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

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鄭注云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

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表記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

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均其下

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肖崔杼許

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

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

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

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

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

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

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

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

知不足齋

刃鈞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韓詩外傳說此事。與此大同小異。

郤至告慶於周。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

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

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吾有三伐。韋注云。伐。功也。勇而有禮。反之

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

伯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弗鞠。胡曰。余從之。乘。而倅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若是

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

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謂我

曰。夫何次之有。晉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

軍之佐。第六卿。升為政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二卿。未有

軍行。升為政卿。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是三子也。吾

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

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

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

自侮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

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

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逸詩曰。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

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

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

知不足。不足。有本。

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御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倣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周語

惠于宗公。神因時怨。神因時恫。大雅思齊。毛傳云。宗公。神也。恫。痛也。鄭箋云。宗公。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惠。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所為者。其將無有凶禍。

其所為者。其將無有凶禍。

胥臣說。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韋注云。奉

使。父王季。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詢。謀也。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駒。

而咨於二虢。二虢。虢。仲。叔。度於閔天。而謀于南宮。南宮。南宮适。詛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蔡。蔡原。原。公。辛。辛。甲。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

尹。佚。皆。周。大夫。

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因時恫。大雅思齊。二章也。

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齊。

左氏說。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杜注云。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

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

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十九年。

胥臣說。替者大任。娠文王不變。韋注云。娠。有身也。不。不變。不變動也。少浚于豕

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少。小也。浚。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時。如小浚於廁。而得文王。不

知不足齋本



加病痛言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事奉

父王季使敬友二號善兄弟為友二號文而惠慈二蔡惠愛

不加怒君云二蔡文王子刑于大妣刑法也大妣比于諸弟比親也諸

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

謂大妣御治晉語荀子說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楊注云

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

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於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大略篇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大雅皇矣毛

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鄭箋云

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

既也祖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

於天心密既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

左氏說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杜注云降

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

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文四年

知足知不足館鈔本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豹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大雅皇矣。毛傳云。心能制義曰度。豹靜也。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

曰比。經緯天地曰文。鄭箋云。德正應和曰豹。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王君也。王季偁王。追王也。靡無也。王季之德。比於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

左氏說。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杜注云。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

為七縣。七縣。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

司馬彌牟為鄆大夫。鄆。大原縣。賈辛為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為平

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為塗水

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

大原縣。樂霄為銅鞮大夫。銅鞮。上黨縣。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

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

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魏子謂成鱣

鱣。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

遠不忘君。遠。疏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

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

知是知不足。謂鈔本。

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釋文唯此文王詩作唯此文王季孔疏云以

此文王之德比於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是無為人所悔

也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

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還自比于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

能王及子孫受天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德正應和曰莫莫然照

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

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君之職也福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

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九德

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

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

也曰近文德所及遠也昭二十八年

子夏說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

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

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

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樂記鄭注云當謂樂不失其德

知是知不足館鈔本

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編服曰順俾當為此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

下大雅皇矣毛傳云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鄭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孟子說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過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梁惠王篇趙注云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

也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過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

安民願王慕其大勇  
無論匹夫之小勇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大雅皇矣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

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

墨子說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

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

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智已天志中篇讀書雜志云智即知也

墨子說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

知不足

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天志下篇

子思說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中庸鄭注云：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皇矣。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大雅抑。

左氏說：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杜注云：卻芮，卻克祖父。從夷吾者。曰：

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入而能民土於何有？

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夷吾弱，不好弄也。弄戲能鬪，不過有節制。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也。

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

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

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僖九年。

荀子說：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

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

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

知不足，不知不足，謂之愚。

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脩身篇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大雅靈臺毛傳云神之精明者備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

也。不日有成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鹿北也。濯濯娛遊也。

駕駕肥澤也。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也。鄭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

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

以名焉。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視北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趙注云。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為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

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

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與之期日。自來成之也。

亟疾也。衆民自來趨之。若子來為父使也。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

鶴。鹿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為臺

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鹿魚鼈。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

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借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

之。梁惠王篇。

靈王為章華之臺。韋注云。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湫舉也。湫。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

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也。

致遠以為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形。謂丹楹。

鏤。謂刻楹也。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

囂。華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

也。察。審也。清。濁。官羽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氣。稷。

也。氣。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大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

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

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相相導也。華元。朱御。華

鄭穆公之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

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

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為之徵發。舉國

雷之。雷。治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

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啓疆。楚卿。遠子也。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

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至成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

知不足齋

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魯成二年而僅得以來僅猶使富都那

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也

須顛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

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縮取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也夫君國

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且夫私欲宏

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離也

邇境內遠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正長也而以伯子

男為師旅帥師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

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

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

曰臺無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氣吉氣為祥

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以

臨下觀上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穡地地其為不匱財用為作

其事不煩官業業事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

為之不害穀也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察之暇

於是乎臨之暇閒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也故周詩曰

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也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攻治也不日不程課以時日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為父也王在靈

囿鹿攸伏囿鹿所伏息愛特任之類也夫為臺榭將以教

知不足



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  
楚其殆矣。楚語

左氏說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

樂為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昭九年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大雅下武。毛傳云。式法也。鄭箋云。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為法。勤行之。

孔子說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大雅曰。成王之

孚。下土之式。禮緇衣。鄭注云。言百姓敬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言化君也。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大雅下武。毛傳云。則其先人也。鄭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

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孟子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

思惟則。此之謂也。萬章篇。趙注云。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大雅下武。毛傳云。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鄭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

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

德。積小以高大。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荀子說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楊注云。論人臣處位。主尊

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搏同。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謙與歛

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主疏遠之。則全一

知不足

而不倍。不以疏遠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

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

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

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

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

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

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

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仲尼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

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

進其業也。

禮器說。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鄭注云。言

所先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言受命詩云。匪

革其猶。聿追來孝。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

此為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倫之言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祭體也。天地人之喪祭之用。賓客之

交。義也。義之言宜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

餘。此之謂稱也。足。猶得也。稱。稱牲之大小。而為俎也。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眾也。諸侯以

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古者

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狐

知不足。信也。今詩本革作棘。

猶作欲。聿作適。字不同者。鄭荅吳樞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

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曾子說。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

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

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鄭注云。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祭義。

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

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

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公孫丑篇。趙注云。言霸者以大

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

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贍。足也。以

己力不足。而往服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

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大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荀子說。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

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

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

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

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儒效篇。

荀子說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王霸篇

荀子說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

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

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楊注云獵與服者不

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

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

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讀為僚僚向也微子

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曹觸龍斷於軍

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

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

請長安君質秦豈復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

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

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議兵篇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考

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孔子說：善則備人，過則備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

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坊記：鄭注云：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

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大雅文王有聲，毛傳云：芑，艸也。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鄭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艸。武王

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有曰：我有後弗棄基，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孔子說：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懔懔愛人之仁也。率法

而強之，資仁者也。

鄭注云：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五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數世之仁也。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

終身之仁也。

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表記。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大雅生民，毛傳云：迄，至也。鄭箋云：庶，衆也。后稷

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孔子說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表記鄭注云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備

也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

既醉大雅詩敬云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左氏說楚遠罷如晉涖盟杜注云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

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

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棄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大雅既醉毛傳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鄭箋云禮謂旅疇之屬事謂

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

孔子說敬則用祭器鄭注云祭器簋豆盥鉶之屬也有敬事

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

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

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注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君子

燕非專為酒肴亦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坊記

孟子說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

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告子篇趙注云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

知不足

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梁矣。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既醉毛傳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鄭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

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

孔子說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鄭注云言此近徼利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儀。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禮緇衣。

荀子說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於朋友。孔子曰。

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大略篇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毛傳云匱竭類善也。鄭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

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願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左氏說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潁。杜注云城潁鄭地。而誓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

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

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潁考叔

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

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

知不足齋

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隱元年

左氏說：晉師從齊師，入自北，與擊馬陘。杜注云：北與，皆齊邑。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獻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獻，王不可則聽。客

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

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

言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

者又能以孝道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

長賜其志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

之物各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

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

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

也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

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

故百祿來聚道聚也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

諸侯，不然，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



傲邑不腆傲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

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傲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傲

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晉師及齊國佐

盟于爰婁成二年

孔子說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

不匱坊記鄭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之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之時

荀子說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親孔子曰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大略篇

荀子說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

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

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

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

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

其敬楊注云彫傷也萃與頽同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

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

不匱此之謂也子道篇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大雅既醉毛傳云壺廣也

知不足齋

允嗣也。鄭箋云：壺之言相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致已，乃及於天下。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叔向說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韋注云：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類，族類也。壺，相也。言

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君子萬年永錫祚允。祚，福也。類也。言以相相致，乃及於天下也。

者不忝前哲之謂也。言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

保明德，膺抱也。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子必當

之矣。單若有關，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單，單氏之世也。

關，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它，它族也。周語

嘉樂，大雅蓼蕭。小雅緇衣。鄭箋之柔矣。逸詩將仲子兮，鄭

左氏說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杜注云：士弱氏，晉主獄大夫。齊

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

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大雅

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

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

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

知不足齋

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

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

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

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也。子羽不為卿。故唯言

七穆。紹蘭紫左氏釋文。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

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

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

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

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

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也。子孔已也。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大雅假樂。毛傳云。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也。申重也。鄭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

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孔子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

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鄭注云。名。令聞也。材。謂

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栽。讀如文王初載

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艸木之殖曰栽。築牆立版

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憲。憲與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知不足齋鈔本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大雅假樂。鄭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孟子說。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

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離婁篇。趙

注云。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法。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

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大雅假樂。毛傳云。暨。息也。鄭箋云。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

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左氏說。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杜注

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賈盟。賈。之。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

也。卿不書。則僭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

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

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其是之謂矣。成二年

左氏說。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杜注云。不在適。大

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

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今

知不足齋鈔本

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昭二十一年。

左氏說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杜注云。子思子產子。

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潛不濫。

不敢怠皇。命以多福。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哀五年。

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

戈戚揚。爰方啓行。大雅公劉。毛傳云。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

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

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鄭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

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干。盾也。戈。句。子。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孟子說。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

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梁惠王篇。趙注云。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龍光也。

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毛傳云。樂以彊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

知不足齋

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孔子閒居，鄭注云：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克也。敗，謂禍戾也。

孔子說：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彊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表記鄭注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惠子說：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呂氏春秋：不屈篇。白圭：新與惠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於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也。然而有

荀子說：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

知不足齋鈔本

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禮論篇

黜黜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雅大

卷阿。毛傳云。黜黜。溫貌。印印。盛貌。鄭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黜黜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珪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細者能張衆目。

荀子說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

喻然後辨。

楊注云。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故

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

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

以期累實也。

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

也。

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辨

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

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

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

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

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

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

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其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官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

詩曰。黜黜印印。如珪如璋。令聞

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正名篇。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大雅民勞。毛傳云。汙。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

夏也。說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憯。曾也。鄭箋云。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

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過

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肩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

者。疾時有之。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

道。商頌長發。毛傳云。絀。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鄭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

左氏說。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杜注云。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

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

知不足



也。攝。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

詩大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人無正心。不從。

以謹無良。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遏

可從。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明也。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詩

頌言湯政得中和。布政優優，百禄是道。道優優和也。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昭二十一年。

荀子說：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

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

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楊注云：挾讀為決。能以禮決治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此之謂也。致士篇。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大雅民勞。毛傳云：求近德也。

左氏說：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杜注云：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

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

命於執事，敝邑宏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

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

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

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備舊好。先國後已，卑讓

也。始稱敝邑之宏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昭二年。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大雅板。板，傳云：板，反也。上帝，以偁王者也。瘁，病也。鄭箋云：王為政。

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

孔子說：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

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

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

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禮緇衣：鄭注云：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考經

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儀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瘁，病也。

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天方蹶，無然泄泄。大雅板。毛傳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難

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

孟子說：詩云：天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離婁篇：趙注云：詩

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也。但為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為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大雅板。毛傳

懌，說莫定也。鄭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知不足

左氏說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注云：充滿。存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闔，也。閤，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說文：葺，覆也。葺，周垣也。院，寔或从自。此文繕完之完，蓋院之壞字。繕院與葺牆對文。若作完，則文不成義。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請，問設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圻人以時塹館宮室，圻，人塗者。塹，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也。於僕人巡宮，巡宮，行宮也。車馬有所，有所，處也。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轄，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也。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

知不足齋鈔本

數里銅鞮晉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門庭之內迫近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賓見

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

亦有同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反命於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

諸侯贏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

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

則民安定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

板之三章大雅板其三章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

言詢于芻蕘毛傳云寮官也聽我言誓誓然不甯受服事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

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左氏說先蔑之使也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荀林父止之曰

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夫人穆嬴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

何不然將及杜注云禍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

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

不可忽况同寮乎僖二十八年又弗聽及也荀伯盡送其帑荀

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

知不足館鈔本

林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察故也 文七年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大雅板毛傳云芻蕘薪采

者鄭箋見前

荀子說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 楊注云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 迷

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 人好獨所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

於不問遂也由於好獨遂謂徑遂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 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為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大略篇

孔子說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

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 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

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

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

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

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

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

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韓詩外傳卷三

牖民孔易 大雅板毛傳云牖道也鄭箋云易易也道民在己甚易也孔疏云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

為道也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

知不足齋鈔本

子夏說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  
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樂記鄭注云誘進

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紹蘭案段氏詩經小學於毛傳  
牖道也下云此謂牖即誘之假借君南傳曰誘道也今攷子  
夏引詩正作誘民孔  
易可為之加一證矣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板毛傳云辟法也鄭箋云民  
之行多為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

無自謂所  
建為法也

左氏說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

于朝杜注云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  
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

淫民無效焉宣示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  
袒服公曰吾能改矣

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  
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  
行言孫宣九年

左氏說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杜注云二子祁盈  
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

盈祈午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  
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

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言  
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  
亂讒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  
雅姑已若何姑且也  
已止也盈曰祁

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  
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

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  
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

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慙發語  
之音乃殺之晉殺祁

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  
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

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昭二十八年

价人維藩 大師維垣 大雅板毛傳云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鄭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

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

荀子說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 楊注云陶

之禱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紹蘭案陶蓋詢之借字說文言部詢一曰小兒未能正言也言未能

正故與誕連文楊氏禱 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

爭地 突謂相凌犯也 然則是弃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

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 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

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

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喏與絜同經縊也救縊而引其足縊愈急也 說必不行矣愈

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

衝入穴而求利也 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闕

距衝不若堙內伏橐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 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 故人

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

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愚莫大焉故君

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

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疆國篇

荀子說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

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

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歿不可得也民不為已用不

知是知不足銷鈔本

為已歿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為

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君道篇。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大雅板毛傳云：懷，和也。鄭

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

左氏說：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杜注云：不

慎，夷吾訖之。公使讓之。謹讓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

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寇讎之保，又

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知不足齋鈔本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脩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用退而

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為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

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僖五年

左氏說宋寺人柳有寵杜注云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大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

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

右師為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

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

壞母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昭六年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板毛傳云戲豫逸豫

也馳驅自恣也鄭箋云渝變也

左氏說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

且令城成周杜注云尋平正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侯曰魏子必有

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侯衛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自恣渝變也

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昭三十二年

知不足齋鈔本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format, likely containing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characters written vertically from right to left.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large watermark.

